

## 志贺重昂「厦门九江间之旅行」

林 涛 (译)

## 解题

1899年11月，日本国粹主义代表人物志贺重昂受宪政本党派遣，对福建和长江流域进行了长时间的考察，途经厦门，泉州，安溪，福州，邵武，九江，南昌，最后经南京返回日本。回国后，志贺在东京地学协会就此次考察做了演讲。本稿是这次演讲记录的翻译稿。

正如志贺演讲中所言，其此行目的在于了解1899年8月在厦门发生的“虎头山日本租界事件<sup>(1)</sup>”的情况。志贺演讲后不久的1900年8月，就爆发了“厦门事件<sup>(2)</sup>”。志贺的演讲中，包括了对“厦门事件”前奏的“虎头山租界事件”的分析，志贺眼中的晚清民众形象，对福建军事、矿山、九江铁路的调查分析，对西方列强在华形势的分析，以及晚清时期福建风土人情，人文地理的描述。对于了解“厦门事件”前后的日本与清朝时局动向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。

由于时代原因，原文文体处于古典日语和现代日语之间，为还原其语言特点，特翻译成文言文夹杂白话文的汉语形式。译者联系刊登杂志组织东京地学协会著作权事宜，被告知年代久远，已无需交涉著作权，注明出处，即可自由翻译。

志贺重昂（1863-1927），出生于冈崎藩（今爱知县冈崎市）的一个藩士之家，青少年时期在攻玉社，札幌农业学校等处接受了儒学，国学，西学教育。1887年，因出版主张“保持本民族势力和固有禀赋，以维护日本独立”的《南洋时事》而闻名日本。1888年与三宅雪岭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旨在

---

(1) “虎头山租界事件”是指，1899年8月发生的日本驻厦门领事馆划虎头山为日本租界，实施过程中，日方人员与当地村民发生冲突，致日方人员受伤的事件。

(2) “厦门事件”是指1900年（明治33年）8月24日至9月7日之间，台湾总督府策划日军登陆厦门，最终未遂的事件。

宣扬保存日本国粹，反对明治藩阀政府极端欧化政策的国粹主义团体—政教社。志贺同时是日本著名的地理学家。

地学杂志第十三辑第一百四十一卷 明治三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刊行<sup>(3)</sup>  
(明治三十三年三月十七日 1900年3月17日 东京地学协会例会演讲)

## 厦门九江间之旅行

农学士 志贺 重昂

近日，鄙人旅行去了厦门与九江，原本也无甚总结，在此也就是把其间之事实经过说与诸君罢了。

厦门，福州，九江，相信在座的诸位也略有所知，诸位可以参考此略图（展示地图）。原本福建省于吾人而言，听上去颇为遥远，但自台湾纳入日本领土之后，便成为一衣带水之地，例如，厦门至台湾之淡水港，乘汽船快则十八小时，慢亦不过二十小时或二十四小时。厦门港优势在于地理，有一小岛唤作“鼓浪屿”，与大岛“厦门岛”相对，之间水路可泊船，乃极便利之所。一方可控漳州，一方可控台湾，因贸易市场而兴盛。漳州乃是福建省内最为丰腴之地，果物米谷类物产丰富，而台湾产茶悉数经厦门商人，转手于英国美国。因此，厦门之盛全仰仗贸易，今后形势如何尚需考量。今台湾已属日本，加奈太平洋汽船公司将台湾各港之茶叶经神户直接运至美国，无需再经由厦门，今虽厦门仍维持旧时之兴盛，但实际源于外汇兑换等习惯，较之神户略为便利，倘若未来神户往美国运费调为与厦门同等，厦门近郊既无特有物产，则早晚败于神户，厦门贸易亦将渐次衰败。今依贸易统计可见，已然显示几分减退。再者日本势力在厦逐步扩张，继日本银元通行于东洋南部之后，自去年四五月，日本小银币开始流通于厦门。往返于厦门与鼓浪屿之间之小船，船夫遇见日本人，劝诱其乘船，竟用日语“喂，那个您”，由此可窥见一斑。而且，距厦门一百二十里（约日本之二十里）之漳州，设有一学校，唤作“中清学堂”，由当地两名医师与一陆军佐官创立，完全招收支

---

(3) 演讲稿收录于1900年9月15日《地学杂志》第13辑第141卷，原稿分上下篇，本稿翻译成一篇。[https://www.jstage.jst.go.jp/article/jgeography1889/12/9/12\\_9\\_519/\\_article/-char/ja](https://www.jstage.jst.go.jp/article/jgeography1889/12/9/12_9_519/_article/-char/ja)

那人。后该校聘请一日本人清水氏教授英文，后升聘为校长。近日听闻计划聘请西原养蚕讲习所毕业生教授养蚕法，源于附近义和团之乱后，田地荒芜，遂计划种植桑树作养蚕之用。如此，厦门相邻之漳州，虽不明显，但日本势力亦呈逐渐扩张之势。

去年八月厦门之日本人居留地发生暴动，鄙人本次视察厦门主要目的亦在于此。近来，报纸有云，该地有日本人遭当地人殴打。此乃夸大报道，名为“殴打”，实为不足一提的轻伤，何况发生于花柳巷，此类事情在都都常见。日本人移居海外各地，今后诸如此类事情，将屡见不鲜。更何况，台湾厦门之间朝发暮达，仅银币五十钱即可乘汽船来往（大阪商船公司与德国达古拉斯公司竞争后，下等席仅需五十钱），一袭浴衣即可轻松前往，如此支那人中下层民众与日本人中下层民众之间，争吵相斗亦不为奇。实为些许小事，但暴动既发生于居留地，发展为外交问题之大，鄙人有一言，供诸君参考。

去年厦门民众就居留地一事引发暴动，殴打领事书记生。究其原因，原来该处有一山，如东京爱宕山般大小，当地民众称之能镇鬼，外形正如其名“虎头山”形似虎头。然该地做日人居留地，则需炸毁该山，厦门当地民众大惊，皆言此乃风水大忌，况且此山自古用作墓地，已列有墓碑数千，众所周知，支那人笃信传统旧念，破其风水，推其祖上墓地，此乃支那人之大忌。因此等利害关系，暴动之后，鄙人到访该地，当地民众频频询问鄙人，除占此山外其他再无良方？鄙人答之，暴动之前如能更换他所尚有良方，现暴动一出，公然殴打日本官吏，此时再更换土地，于日本政府威信而言，实为难上加难。但倘若破坏此山，厦门民众无一日可卧枕为安。鄙人以为，将山下之海岸沙洲扩充，以厦门附近盛产之花岗岩填埋即可。厦门盛产该石，出口各地，亦作台湾淡水港筑港之用。再者，该石廉价，此地劳力工钱一日不出二十钱，以此填埋，既不用破坏山体，劳民伤财，更有利于船只接岸。或许鄙人在日本政界有些许友人可助一臂之力。此语一出，引发误解，众人大喜，发来由厦门民众恳切之语所写“邀请书”，何等郑重之言，上书“志贺大人阁下，请务必莅临”，鄙人颇感意外。倘若接受邀请，又恐引发后难，只好推辞，事到如今，本次暴动发起人等，以厦门全体民众之名义盛情款待鄙人，想必已然后悔。但由此可见，吾人视为极其野蛮愚昧之迷信，于厦门民众而言，实为大事一件。凭鄙人轻言“亦可不破此山”一语，即盛情款待鄙人，如此深入民心之笃信，倘若强行破坏此山，必伤民众感情，于费用也无益处，

投巨资于卫生状况不佳之墓地，用于建居留地，何况迁移墓地一个，需支付三圆，有百害而无一利。日本既然签署“福建不割让”条约，与之结好，扶植日本势力乃当前重中之重，此等离反人心之事，务必避之。当然倘若日本政府当局者中已有适宜方策，权当鄙人只是报告事实真相。

日本既然签署“福建不割让”条约，则应致力于日本势力之扩张，拉拢人心。在此方面，西洋人非常热心，或建学校，或设医院，厦门福州各有医院三处，或发行报纸，探测矿山，测量山间，沿岸航海，诸如此类经营活动，日本所作充其量不过其十分之一，二十分之一。日本人今需奋发努力。由此，鄙人以本次旅行为先，视察福建江西地方上之状况，望能提供几分参考。鄙人计划内地巡回考察，先赶赴距泉州约二百五十里（中国单位）之安溪山中考察。此地拥知名矿山，曾有英人弗雷明克探测该矿，写有报告。然鄙人亲赴其内地探险后，以为弗雷明克之报告可谓浅显，未得深意。该报告称当地支那人野蛮，入山极为危险。然鄙人以为当地支那人连殴打他人之力气皆无。以防万一，鄙人携数日干粮入山，当地为鄙人配备护卫士兵，名为当地惯行，郑重为佳，实为报酬而来。当地士兵俸给极薄，同安县一月仅二美元半，更何况如此乡野僻壤，俸给仅足以衣食果腹，无其余收入，仅靠些许贿赂过活。虽为兵士，却表现怯弱，鄙人略发大声，则战战栗栗。护卫鄙人是假，依惯行行事是真。配士官一名兵士一名随从，初鄙人兵士每人支付七十五钱，此人等皆跪倒在地频频叩首，料想支付过高，后改作每日五十钱。鄙人入山后，经难所险峻六七日后，到达安溪县与永春州交界处，鄙人虽非专家，亦一见此处便知，含量百分之六七十之良矿无疑。其后台湾总督府委派斋藤理学士，三井物产委派吉川工学士等人赶赴现场，相信详细报告指日可待。群山之中有一山唤作“虎沼山”，不同于他山皆砍伐木材，树木繁密，空地处有裸露良矿，鄙人遂命采之。当地土人见之，喧嚣之后汇集十余二十人，投掷沙石阻之。鄙人不解细问护卫，云此山为镇鬼门之山，自古不可动其一草一木，鄙人畏此人等抵抗暴动，捡拾近旁裸露矿石，唤众人退下。除此之外山中亦无其他危险，亦无传闻中危险之部族，虽言福建人种彪悍，不过偶有日人被殴打罢了，此等怯弱之众，见其携短铳刀剑壮胆，误以为其彪悍不可近。鄙人本次旅行虽携带护身武器，但此人等绝非不可近之危险。带回之矿物分析后，实为良矿无疑。如此良矿若无法运出实乃好宝贝烂于家中，所幸山下近旁有一河流可达泉州湾，泉州湾虽未开港，但鄙人确信顺河而下可进出安溪，

运输亦无不便后，结束探险折回泉州府。

泉州府号称人口三十万众，实际十六七万，鄙人寄宿于翰林学士龚希樵府。众所周知，支那不同于日本，出行寄宿于旅社客棧易被轻视为下等人，因此鄙人特地寄宿于上流人士府邸，滞留九日之久。寄宿于龚府之理由，广识者可能知晓，台湾支那人七成来自福建，三成来自广东，其中原籍福建者，泉州占九成，漳州占一成。台湾话翻译皆使用泉州话，说台湾支那人几乎为泉州人亦不为过。福建不产米，因此大量从台湾输入，泉州产之帽子伞鞋，粗劣陶器等日用品则输出台湾。如此台湾泉州互换有无，今台湾已属日本，台湾泉州已成外国之关系，泉州港未开放，因此泉州物产入台湾需靠走私，一旦发现，海关将严惩之。以往之关系巨变，贸易之脉络亦被斩断，于闽台间联系而言，实为不佳。于台湾而言，需使泉州港开放，恢复泉州引入台湾米粮，台湾输入泉州产日用品之互通有无贸易。鄙人为日后闽台联系之巩固，虽滞留时日颇短，但探究观察，曾目击其中走私贸易。又视察泉州内外，虽为粗略，但大致可以确定泉州适合开港，其他鄙人从学问上亦作了考察。鄙人曾读马可波罗之游记，记忆中有云从福州出发五日，到达世界两大港口之一之城，此地有阿拉伯，埃及船只往来，回教传入，可见如身负羊毛之鸡。福州出发五日，正可达泉州。鄙人咨询当地人等，得知如身负羊毛之鸡当地称之“绒鸡”（当地音 rang gui）。鄙人言期望肉眼视之，当地特从城镇寻来与吾。全身乌黑，羽毛真如纯白羊毛，当地言其肉颇滋养。鄙人问此物从何而来，答自回回国而来。由此可见，马可波罗所言不虚，又欲寻几分研究材料，问泉州湾一带有何古物，答开元寺古塔上刻有文字不可读，鄙人欲寻梯一探究竟，旁人示拓本，所谓阿拉伯语，又泉州南有默罕默德教寺院，近其门处有榕树根扎于墙，墙上刻有明永乐五年正月十一日谕旨准默罕默德教之文。今寺庙破败，附近多阿拉伯文字，加上绒鸡回教传播，鄙人愈加确信马可波罗之言。泉州滞留五日后鄙人前往福州府。

福州府为福建省会，当然人口众多，号称百万，不知是否属实，约莫六七十万。福州为开放港，贸易额同厦门，然鄙人以为今后无法如厦门成为有望之港。其地形上距海岸约清国里程一百二十里，其间需上行闽江，江口有一极狭窄处唤作“金牌”，此处行船需雇佣向导，吃水一尺支付五美元酬劳，过金牌泊汽船于马尾，需换乘小蒸汽船方能进入福州，且停船处极为不便。由贸易统计表可知，呈逐渐退步状，鄙人以为地理劣势为其因。且物产为杉

木纸茶，然茶不及锡兰，明治十三年产茶七十二万担，时至今日日渐衰败，前年降至三十二万担，今后亦难胜锡兰。出口最大宗尚如此，其贸易可想而知。其次杉木，容积重量于贸易不便，纸张又廉价。除此之外，无其余贵重贸易品，考虑整体，可知福建经济之现状。其民众移居各地乃必然结果，当前居神户华侨大多来自厦门一带，又长崎华侨多为漳州籍，槟榔，爪哇，苏门答腊，加利福尼亚等地华侨皆为福建籍，南洋诸岛中，支那语实指泉州话，由此可知福建华侨之众。地广人多，皆山野少物产，不得不移居他处。所幸此地矿产丰富，可开采矿山。福建自古多矿山，由地名中多“坑”便可窥见一斑。由此相信今后经济可靠开矿。

出福州府登南岭，越过南岭则进入江西省九江府，鄙人稍作介绍。近来关于福州府至扬子江岸九江府铺设铁道之事，我参谋本部，递信省，东亚同文会，帝国党为首，朝野之间多有议论。眼下依日本国力而言，最为紧要之京釜铁路尚无法着手，福州九江间铁路自不能着急。但倘若西洋人取得此路铺设权，日本则为之已晚，以日本单独资力如无法完成，可图日本之“辛迪加<sup>(4)</sup>”，倚仗外资开展，然铺设权需先入手。由此，最紧要之事为视察当地状况。所幸鄙人得翻译之助，与翻译共同携带若干食粮，轻便食器出发，原定计划二十五天，后耗费三十二天完成。出福州府十三天后到达福建省最西边之邵武，此地虽为人口不足一万之小城，地理偏僻，却有美国男子二名女子三名，亦有法国传教士居住于此，热心布教，令人佩服。此处多山，但沿闽江岸通行，则无甚险峻之所。高山大抵高于河面不过四百尺，低矮红色土山大多无处攀登，最高处约三百尺。且此处一带溪谷最宽处约四五丁<sup>(5)</sup>，最窄处约二十间，其间有关所唤作“杉关”，为福建江西之界。越过杉关，一改之前一味上坡，变为一路下坡，至山底便来到扬子江灌溉区域。北下溪流也逐渐拓开，南岭之下经抚州府，渡过赣江便可至江西省府南昌府。

南昌府人口在支那之中号称百万，但只有南京市街三倍大，鄙人估计也就不超过六十万。因为江西省城中，赣江章江两江流域之物产集结于此地，以米陶器为主。南昌附近有一城唤作“景德镇”，为支那中知名陶瓷产地。南昌之北有一湖唤作“鄱阳湖”，与扬子江相通，由鄱阳湖至九江，乘汽船则一昼夜，乘支那船则四五日可达。赣江章江鄱阳湖连通九江，该流域产出

---

(4) 通过合作销售采购原材料达到共同垄断的经济方式。

(5) 日本长度单位，一丁约109米，一丁等于60间。

之物产可送至九江。九江福州间物产不够丰饶，福州以北少米，运输途中，亦可将江西所产陶瓷米粉素面类，日本产海带等带上。此地重要物资中之重物，如火药石油纺线皆仰仗外国进口，如不铺设铁路，依敌人之见，利润极薄，只能满足地方上民众日常需求。无论是今后开采矿山之经济需求，还是政治上需要，于日本缔结福建不割让条约之今日，该地铺设铁道尤为重要。欧美人于支那之中开展多种经营，扶植自己势力已非一朝一夕。美国内陆开发公司计划铺设汉江至广东之铁路，今尚未开工，但已买入附近土地。鄙人行走扬子江，船中偶遇英国人卡必登·普兰。此人擅长激流中驾驭汽船，本次航行由扬子江上游宜昌（译者按：原文如此）至重庆。重庆众所周知，能否通行汽船尚无定论。十四五日前，居留上海之英国人利特尔尝试于宜昌至重庆通行汽船，中途不得不下船。然卡必登于激流之中上下自如，返程之时，告与鄙人，重庆宜昌五月即将开通定期航班，长江流域外国人势力逐渐扩张，鄙人此次九江之行亦在确认此状。

返程过南京，此地前年秋天为止，在留日本人不过四人而已，今次已达二十四人之多。时恰逢纪元节日本人聚会，鄙人亦临席。在此会见东亚同文会所派佐佐木医学士，山口文学士，以及本愿寺僧侣，三井物产派驻职员等二十四名，然较之西洋人势力，仍处劣势，但逐渐扩大。关于支那人国民性，鄙人一言供诸君参考。前年本愿寺开始派僧侣前往厦门布教，仅数月之间便得五千信徒，如今听闻信徒变成无一人。此因何故？当初当地人以为日本为战胜国，本愿寺为日本第一大宗门，法主为皇室宗亲，加入信徒可享战胜国余威，靠其法主可蒙受种种利益，既非单纯宗教信仰之心，仅出于利己目的而入宗门，诉讼之事也可仰仗本愿寺。殊不知宗教者不涉足此等俗事，布教以外不为一私人图便利，此人等视其无为而失望退出。实为不可思议之地。真宗布教者田中善立师为卓越僧侣，见此状叹息此人等之狡猾，告知鄙人，此地可爱之物唯有牛矣。鄙人忆起曾读戈顿传<sup>(6)</sup>中有云，埃及阿拉伯人为狡诈阴险之徒，成功贿赂戈顿最为信赖之书记员，后败露，戈顿叹曰，“于此地可信者唯有平常乘用马一匹而已”。如此支那之民表里反复无常，吾人今后计划事业需颇为注意。面对如此民众，西洋人仍热心布道，毫无倦怠，收效令人佩服。现居福州府之美国人哈德威尔布教四十七年，始得信众七八百

(6) 戈顿，1833-1885，英国军人，华尔战死后，1863年指挥常胜军平定太平天国之乱，为洋枪队长，后任苏丹总督，镇压造反中战死。

人。此信众应为真实信徒，数量多少暂不定夺，与厦门本愿寺数月间得信徒五千今变无一人相比，七八百已颇令人信服。再者有南昌府英国人金噶姆热心布教五年，得内外信徒四十名。鄙人巡游该地，求宿其会堂一晚，得以爽快应允。鄙人宿别间，传教士夫妻，除人种之异外，生活皆无异于支那民，留支那辮发，着支那装，其妻女亦着支那装，鄙人初以为支那人矣。晚餐之时，粗陋馒头就黄油，些许猪肉而已。反观吾人，从福州携带面包罐头，尚可赠与夫妻二人。见夫妻此生活状，鄙人不仅佩服，而且为己之奢侈而羞愧。总之，今后于支那开展事业，倘若急于求成，恐反倒招来失败。

以上即为本次旅行之简单见闻，无甚稀罕，望有几分参考为幸。(完)